



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上册

二十世纪

[意] 卡洛·M.奇波拉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上册

二十世纪

〔意〕卡洛·M.奇波拉 主编

胡企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

Editor Carlo M. Cipolla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rt One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Glasgow 1976
本书根据威廉·科林斯出版公司 1976 年版译出

ŌUZHŌU JINGJISHI
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上册
二十世纪
〔意〕卡洛·M. 奇波拉 主编
胡企林 朱 泱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307-5/F·21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0 千
印数 3,200 册	印张 11 1/2

定价: 2.35 元

目 录

导言	卡洛·M. 奇波拉	1
第一章 1920—1970 年的欧洲人口	米洛斯·马库拉	6
第一节 人口知识的增进		7
第二节 欧洲的人口趋势: 概观		11
第三节 国民增长的五十年		23
第四节 出生率和死亡率		30
第五节 国际移民		52
第六节 城市人口的增长和集中		68
第二章 1920—1970 年欧洲的需求结构	A. S. 迪顿	81
第一节 总消费和国民收入		82
第二节 私人消费支出的结构		91
第三章 1920—1970 年欧洲的劳动力和劳工问题	沃尔特·盖伦森	118
第一节 经济背景		119
第二节 劳动力		122
第三节 工人运动		130
第四节 劳资关系		140
第五节 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156
第四章 1920—1970 年的企业管理	古奥尔吉奥·佩利西利	160
第一节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160
第二节 韦伯、泰罗和法约的遗产: “科学管理”		164
第三节 幻想破灭。经济稳定。1931—1932 年的危机。经济 和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169

第四节 本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重	
又转变为和平时期的经济。共同市场和新的国际环境。	176
第五节 欧洲管理人员的画像	180
第五章 1920—1970 年的能源	乔治·布罗德 186
第一节 能源需求的增长	188
第二节 固体燃料	198
第三节 液体燃料	205
第四节 天然气	214
第五节 电力和原子能	218
第六节 能源: 经济发展的源泉	225
第七节 能源——影响工业布局的一个因素	230
第八节 能源和技术进步	232
第九节 能源工业中的社会问题	236
第十节 能源工业结构的变化	239
第十一节 能源政策概念	244
第十二节 能源和环境保护	250
结论	252
第六章 1914—1939 年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 罗伊·麦克劳德和凯·麦克劳德	255
第一节 科学技术与战争	257
第二节 科学家、政府以及技术发展, 1920—1929 年	271
第三节 1929—1939 年科学的社会背景	289
结论	303
第七章 1920—1970 年的凯恩斯革命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	
..... 罗伯特·坎贝尔	308
第一节 凯恩斯革命的渊源	312
第二节 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凯恩斯革命	328
参考书目	340
人名对照表	353

导 言

本卷和下一卷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下面各章中，1920—1970年这一时期不是刻板地或学究式地划定的，而是有目的、有意图地选定的。它表明我们决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情况略而不论。不是因为那段历史枯燥无味或与论题无关，而是由于如果把这一段历史包括在内的话，会使本来已经很难理出头绪的材料更加难于整理。更重要的是，选择1920年作为大致开始日期，以颇为微妙的方法暗示了这两卷不是前面各卷的简单继续。在亚洲人看来象是“欧洲大内战”的这场战争，造成了欧洲历史引人注目的中断。一种新的趋势明显地出现了。我们只因为深深地陷入了这一仍在发展的趋势中，而无法对其作出评价。意味深长的是，前几卷的作者都是历史学家，而这两卷的大部分作者不是历史学家。由于作者中包含有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因而这两卷加深并扩大了对可利用的丰富的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然而，如经济学家们所深切了解，选择包含损失，而一方面之所得即另一方面之所失。如果说前几卷存在缺乏同一性和内聚性的缺点（在集体著作中这一缺点是不可避免的）的话，那么在这两卷中上述缺点更为明显了。这不仅是由于作者增多了，而且还由于他们来自不同领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编者出于礼貌，尊重各位撰稿人所选择的论述方式，不滥施文化专制权，对他们的文章大加删改。

过去，一些经济学家一向把资本形成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和有效条件，作为对这种观点的一种反动，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花费

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费尽心机地重新估价资本的作用,并转而强调其他要素的作用。根据某些计算(不论如何,它们的准确性需要严格审查),1950—1962年间资本、劳动和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对欧洲某些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所起的作用如下:

国 别	资本	劳动	生产率	合计
法 国	17	11	72	100
德 国	20	26	54	100
意 大 利	12	19	69	100
联合王国	21	32	47	100

提出这些数字的那些人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实际上生产率的圣灵才是经济上的三位一体中最有力量的一位。虽然我发现该理论所依据的大多数计算和社会科学家的大多数计算一样,存在会使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震惊的轻率处理基本数据的毛病,但我认为,如果不把这一理论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们是没有理由反对它的。不过,承认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足的条件,毕竟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读者没有在本卷中看到论述资本的部分,无论如何,其原因不在于主编有意蔑视传统观念,而是由于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事实,即,承担这一部分的学者未能如期交稿。出版者和主编都希望在下一版弥补这个缺陷,同时,他们感到自慰的是,第五卷和第六卷的作者在论述自己的主题时,有时不得不谈到资本形成问题,从而部分地弥补了上述缺陷,虽然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不成系统。

表 1: 按1961年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一些欧洲地理经济区

位次	地理经济区	(千美元)年人均收入
1	巴黎地区	1.79
2	瑞士	1.66
3	伦敦地区	1.47
4	莱茵—鲁尔盆地	1.42

(续表)

位次	地理经济区	(千美元)年人均收入
5	英格兰中央东部	1.35
6	威斯特伐利亚	1.35
7	英格兰中部	1.26
8	法国南部	1.23
9	易北—威悉河流域	1.20
10	英格兰西南部	1.15
11	莱茵—美因盆地	1.15
12	英格兰西北部*	1.14
13	埃姆斯河流域	1.12
14	萨克森南部	1.12
15	莱茵兰西部	1.11
16	法国东南部	1.11
17	英格兰西北部*	1.09
18	巴伐利亚	1.09
19	法国西南部	0.98
20	法国北部	0.98
21	法国中南部	0.97
22	威尔士	0.97
23	苏格兰	0.96
24	伦巴第(意大利)	0.94
25	法国东部	0.91
26	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意大利)	0.90
27	法国西部	0.82
28	拉齐奥和阿布鲁齐(意大利)	0.65
29	艾米利亚和马尔凯(意大利)	0.64
30	爱尔兰	0.61
31	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意大利)	0.60

* 第十二项和第十七项原文均为“英格兰西北部”，恐有误。——译者

仿照论述 1700—1914 年时期时采取的做法，1920—1970 年时期的经济史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论述。第五卷为专题研究，分为需求、劳动、组织、技术等章节进行论述。第六卷再回过头来从各个民族国家的角度论述。国家终究不是纯一的实体，因而着力分析地区性的发展可能更为准确和有意义(见表一)。目前在这方

面已着手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它们对综合工作来说仍然是不充分的。

统计学家、经济计量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工作所具有的特性，是计量如储蓄、投资、资本、产量等等变量，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能以一定收入中的某一份额进行储蓄和投资，如果该社会能够达到某一生产率水平，如果它生产和消费某些物品而不生产和消费其他物品，如果它以某一方式而不以另一方式分配它的收入和财富，如果它的行政长官决定采取某种经济政策而不采取其他政策，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该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模式，都超出了狭小的经济范围。

与公认的看法相反，真正困难的工作不是为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以计算经济变量中的某些新的回归。真正艰巨的任务是揭示经济变化和“其他一切”之间的微妙的、往往是不可捉摸和不能用数量表示的关系。

正如我在这个多卷本的总序中所写的，“经济史本身是一种分隔物而且是最任性的一种。它已出于分析和大学讲课的方便而被采用。但生活不存在这种分隔；有的只是历史。”

本世纪历史的中心论题是欧洲丧失了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十九世纪末，敏锐的观察家已能看出海外提出了挑战，但正如最近一个法国作者所说，“本世纪初世界上有六个强国。它们全都在欧洲。如果也提到日本和美国，那大概是出于礼貌，也是从证明其地理知识渊博着想。” 1970 年情况已完全改变。1900 年欧洲的领导地位是无人争辩的；1970 年它已消失不见，人们不知道新的领导在哪里，实际上人们怀疑是否有领导。反常的是，七十年代的欧洲同前七十年相比，经济处境好得多，也富裕得多，但欧洲的生活却似乎朝不保夕。现在欧洲分成了两半，每一半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盟国的保护伞之下。无论粮食还是能源，欧洲都主要依靠

海外供应。

表 2: 1974年世界谷物和石油贸易的格局

	谷 物 (百万公吨)	石 油 (百万公吨)
西欧	-23	-712
东欧	-6	+52
苏联	+1	
北美	+70	-294
拉丁美洲	+5	+74
非洲	-7	+242
亚洲	-47	+672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7	-14

加号表示净出口,减号表示净进口。

欧洲的文化传统及其社会和政治结构已从内部表现出受压的危险迹象。它很富同时又很穷。它很发达而又很不安定。它已向前发展而又向后倒退。所有这些,不论列经济因素及其变化都不能加以解释。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经济史也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去论述,而不考虑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方面——从精神上的到生物学上的,从个人的到社会的——发生的变化。

正是由于深切了解这种复杂性,我们才将本书献给读者。

第一章 1920—1970年的欧洲人口

米洛斯·马库拉

十八、十九世纪进步的最明显标志之一是欧洲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人口转变。由于死亡率逐步而稳定地下降，而随后出现的出生率下降略为迟缓，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显著地上升了。这种人口转变似乎得力于如下因素：卫生和健康状况的改进，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向经济和社会组织提出了挑战，要求它们作出重大调整。

在整个二十世纪，实际上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都在发生转变。在欧洲大陆西部和北部地区死亡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之际，这种人口增长的新型式逐渐扩展到东部和南部地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境内的欧洲国家之间经济和人口上的差别依然存在，而在六十年代后期，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上它们之间实际上已无不同。

二十世纪末曾经历以往年代经常大量毁灭欧洲人口的自然灾害和灾难。然而，它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1939—1945年），其中第一次战后曾发生流行性感冒，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又对人口产生了一定的有害作用。在两次大战中，某些国家的人口由于战争或人们推迟结婚和生育而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国家的性别和年龄结构因而大受损害。两次大战以后，与大规模移民相联系，欧洲的政治地图也有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建立了八个主权国家，八个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本文中，我不打算论述这一巨大而复杂的变化。为便于论述二十世纪欧洲的人口变化，

各国现今的疆界将作为地理结构看待，而不问过去数十年间其所发生的变更如何。

欧洲的构成如何既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也与本文的主题无关。各个作者、国家管理机构和国际组织已对此提出不同的界说并加以应用。在以下的讨论中采用了一种宽泛的概念，即欧洲包括苏联，但不包括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为了方便及应不时之需，我提出了两组关于欧洲的数据：包括苏联人口的和不包括这部分人口的。^①

第一节 人口知识的增进

与中世纪史相对照，二十世纪的欧洲人口史享有可靠而丰富的原始资料。欧洲既有关于人口的丰富的文献，又有相当可靠的统计数据和其他有关的资料。除有关的立法和议会辩论外，有关人口的政策也有完善的记载——至少对某些重要时期来说是如此，并可到达研究工作者之手。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某些研究成果对理解欧洲人口的变化和考察经济、人口和社会现实带来的复杂的调整过程，都具有巨大意义。然而，应当指出，史料的可得性和质量差别很大。虽然对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状况我们已掌握颇为丰富的资料，但就二十世纪初期而言，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关于土耳其统治下的一些地区的资料尤为缺乏。

欧洲在十九世纪已定期举行人口普查。在所考察的时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虽然普查年份有所不同。

① 1970年欧洲(如我所定义的欧洲)人口总数稍许超过70,200万。如将苏联除外，其数为45,900万。苏联人口为24,200万，其中18,300万在欧洲地区，5,900万在亚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国家实行的相当简陋的人口统计登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重大的改进。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普查资料和人口统计的质量似已达到标准。由于各国政府和国际联盟的共同努力，方法和技术上值得重视的国际标准化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现。联合国在这一方面采取的行动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得到实际上欧洲所有国家政府的支持。统计的进展，就涉及人口统计的工作而言，步伐缓慢而坚实。

在试图考察整个五十年代时期时，遇到了重要的统计问题。由于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资料业经订正，我们不了解资料变更到什么程度意味着现实的变化或反映早先的差错。许多国家在个别时期没有举行人口普查，或者建立人口统计制度的时间较晚。另一重要问题是，由于战争和国界发生很多变动，缺乏各国的时间数列。最后，在完成目前的分析时，仍有大约十个国家其最后的1970年人口普查资料未能加以利用。

为进行人口研究而对原始统计资料的频繁使用，以及科学涉猎和评论的发展，对于人口统计资料的质量和可比性具有极大的影响。在三十年代早期，国际统计学会和国际联盟已认真考虑准确度和国际可比性的问题。为了建立可靠的统计系列，各个学者、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工作。1936年，卡尔—桑德斯发表了《世界人口的修订数值，1650—1933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评价了各国资料，并对威尔科克斯早先提出的数值作了修正。邦尔为所有具有1906—1936年资料的欧洲国家汇编了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人口统计资料。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联合国进行了世界上所有国家人口统计资料的标准化工作。关于时间、地区和项目的标准化业已完成。对于那些缺乏资料的国家和时期，它作出了一些估算以形成统计数列。大部分过去和当前的人口统计资料已发表于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1948年以后）以及其他专著

和论文中。

我们的人口知识的另一来源是人口研究。在格劳恩特和配第以后,人口研究已成为智力训练和理论思考的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领域,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十九世纪,人口研究处于停滞状态,随后人们又恢复了对人口科学的关注。其标志是兰德里著名论文《人口学革命》的发表,此文最初发表于1909年。兰德里阐述了法国人口变动的结构,并为后来所谓人口转变论奠定了基础。

在本世纪的前四十年,人口研究对各个学者是一种科学上的猎奇和个人专注的事情。兰德里、卡尔—桑德斯、库钦斯基、吉尼、波图卡、温克勒、赫什以及索维、格拉斯等人所代表的下一代人口学家,都是对欧洲人口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学者。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举行了一些国际会议,最初由国际统计学会主办,其后,在二十世纪,由国际人口问题科学研究联盟主办。这些会议为开展科学上的争论提供了机会,虽然它们在促进有组织的研究方面没有做多少工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各国政府开始为这一新的情况担忧,其结果之一是对最优人口论和国家的人口政策重新发生兴趣。瑞典、法国和其他国家都就人口停滞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争论,使人们对人口政策有了新的看法并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三十年代人口状况所导致的另一结果是人们开始采取国际行动。1939年,经过一系列协商,国际联盟决定研究与人口高速增长和人口日益下降有关的问题,以及与人口密度低有关的那些问题。然而,战争阻碍了这项研究在欧洲进行。幸亏(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它的人口研究室已具有人口研究的经验——出力;有关欧洲人口的四项研究才得以进行,完成了国际联盟的计划。

这是关于欧洲人口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性的和经常化的研究计划。战争使人难以弄清这项重要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四十年代中期，欧洲关注战争的后果：重建和政治上的重新组合，留给人口研究的时间很少。然而有两个国家——法国和英国——关心未来的人口。它们建立了一些机构——人口调查委员会(伦敦)和全国人口研究学会(巴黎)，接着，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匈牙利、意大利、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荷兰、比利时、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人口研究学会。

人口研究和人口学教学的经常化业经证明在学术上富有成效。政府和一般公众已可定期得到人口统计资料和研究成果。一种新的变量，即人口变量，被逐渐引入政府的和私人的测算。对人口学的兴趣骤变为一种国际兴趣。五十年代，索维着手实行关于西欧的一项研究计划。随后在六十年代，西欧在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中，东欧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中，不断发展人口研究方面的协作关系。联合国的一些机构也将国际计划扩展到这样一些重要方面，诸如人口普查、生育率研究、人力和移民分析、人口规划等等。

战前普遍存在的愚昧无知状态，在五十年代初期已为关于世界上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控制生育率问题的激烈争论所取代。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重大的意见分歧左右了1954年的世界人口会议，并在较低的程度影响了1965年的会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争论未涉及人口政策。但是在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中，欧洲许多国家在人口政策问题上活动频繁，直至1966年才显示出明显的分歧。在各国内部，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对于人力不足或供应过多，人口减少，沉重的人口压力，移民，城市拥挤，特别是环境问题，各方面都表示关切。人口问题不仅成为质朴的

民众涉猎的问题,而且成为一种多学科性的彻底、系统的调查研究课题。到七十年代,人口问题被公认为政府应予以注意并为此采取行动的国内和国际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制定政策、科学研究以及国内和国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欧洲都面对着新的趋势。

第二节 欧洲的人口趋势: 概观

本世纪初,欧洲——包括苏联——人口为 43,000 万,本世纪中叶为 57,000 万,到本世纪末将超过 85,000 万。在过去五十年间,人口纯增额(出生、死亡与移民人数抵消后的数额)约为 22,400 万,而在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人口纯增额则为 14,600 万,或者说,较前者少三分之一,尽管过去五十年生育率急剧下降(其影响为死亡率的急剧下降所抵消)以及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向海外大规模移民。

各地区间的差异

在二十年代的十年间,虽有大量人口迁居海外,欧洲人口的增长率仍达 10.9%。三十年代,迁居海外的人很少,但增长率却降至 7.6%,这也许是由于受到欧洲大萧条和苏联农业改革的影响。四十年代,战争使人口减少。五十年代恢复的人口统计表明,前半个世纪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十年就是五十年代(11.5%),到六十年代,增长率降到 10.1%。

由于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移民率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国和各地区的人口增长既不稳定,也不均衡。战争和战后的各种条件,大萧条、俄国和东欧国家的社会改革、遍及全欧的工业危机、紧张的政治形势以及冷战,必然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着人口。既然可以观察到人口转变的过程,也就可以观察到人口转变的



应这些条件所作的调整。^①

过去五十年遍及全欧的变化了的条件，一方面反映在各个时期之间人口增长的急剧变化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各地区之间人口增长的显著差别上。^②一经考察正在变化的人口比率的影响，欧洲的人口状况就显得既是动态的，又是错综复杂的。它们是产生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这些问题包括：人力和就业、正规学校教育、城市发展、移民、老人保护等。北欧是以十年计的人口增长率保持稳定的唯一地区，虽然年度之间有一些明显的起伏。西欧和南欧这五十年的趋势不大稳定；东欧和苏联的人口增长率起伏很大，具有明显的高点和低点。

各地区人口增长的变化仅能部分地用人口转变的机制来说明。的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发展趋势及其所导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影响着各地区人口的增长和数量。但如果这些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唯一因素，欧洲各地区的人口图将全然不同。事实上，另外两个因素也对人口增长有很大影响，即战争引起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大量死亡和国际移民。

表 1: 以十年计的各地区人口变化百分比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欧洲和苏联	10.9	7.6	-0.4	11.5	10.1
欧洲，苏联除外	8.9	7.1	3.4	8.1	8.5
西欧	7.1	4.2	8.1	9.9	10.2
南欧	11.8	10.7	5.7	8.3	9.0
东欧	11.4	8.1	-6.8	8.1	7.3
北欧	4.8	5.2	6.1	4.5	6.2
苏联	15.3	8.9	-7.7	19.1	13.2

① 特别是兰德里、格拉斯、诺特斯坦、索维、穆尔、洛里默等人对战前时期作了一些出色的描述，但目前尚无人对战后条件作透彻分析。

② 各地区由下列国家和地方组成：西欧——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西柏林、卢森堡、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